

[实录]

【足迹】 八十年前的小学校歌

□刘志毅

济南城东有一所小学,校址在老东门外北面护城河两岸,河上有木桥相连。河西校园在城墙外面,济南解放前夕,国民党军队将教室改建成防御工事,战争中全部变成了废墟。

济南解放后,学校初级部借用阁子后小学的部分教室上课,高级部仍在河东校园。由于河西操场在战争中被毁,泉城的山山水水就成了师生的体育大课堂。春天,老师带领学生登千佛山,组织高年级学生爬山比赛。夏天,在护城河里教学生游泳,男同学在水里扎猛子,女同学拉着手在齐腰深的水中打澎澎。秋天,师生们在北园的田野小道上奔跑,闻着荷花的芳香。冬天,到大明湖里溜冰,手拉着手在冰面上滑行。学校特别重视学生校外活动的安全,在河中游泳时,体育老师总是在深水中游来游去,像是一头雄健的海豹在护卫着他的一群幼雏;学生在湖中滑冰,老师站在岸边观察,像是黄河滩上放哨的大雁,如果听到冰层下发出嘎吱声,就吹响哨子、大声呼喊,让大家立即卧倒,指挥学生一个个滚向岸边。河东的校园中有排列整齐的八棵两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大杨树,在每棵树干上都挂有篮球网,形成了天然的四个小球场。杨树枝繁叶茂,夏日的校园里只透进点点滴滴的阳光,课间这里就成了学生们玩小皮球和围着大树捉迷藏的好地方。上课铃一响,学生个个争先恐后地跑进教室,课堂里又传出了朗朗读书声。

这就是济南市立義雅坊小学。学校不仅环境优美、治校严谨,在八十年前(上世纪30年代初期)每天清晨全校师生举行升旗仪式后都要唱校歌,歌词是——

“济唯我校,居城之东,距今创始,三易其名。美哉我校,如日初升,光华其声,多士融融。我校师生,前途光明,鵠华之秀,齐鲁之风。”

这优美的校歌展现出学校的地理、历史,饱含着师生奋发向上的情意。

義雅坊小学在上世纪60年代合并到花园路第三小学,原校址改建成历下区工人文化宫。该校培养了众多的齐鲁儿女,脱颖而出的学生也层出不穷。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田仲济、山东省博物馆馆长牛继曾、山东省首届游泳运动会少年组200米自由泳第一名林济庄就是上世纪20年代、40年代、50年代的该校毕业生。

□董砚萍 口述

难忘下乡演出,乡亲送的那双棉鞋

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,那就是唱吕剧,可以说没有吕剧就没有我。

回过头看看,我和吕剧结缘也是误打误撞。1957年,十三岁的我小学毕业。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去中山公园玩,看到那里张贴着一张告示,国营单位济南市吕剧团正在招考第一批学员。当时年少的我并不了解吕剧,只是在学校里喜欢唱歌。觉得有意思,大伙儿便结伴去报考了。考试时考官不仅考唱歌,还让我表演砍木头、生炉子,懵懵懂懂的我并不知道原来那就是小品。

作为第一批被招收的学员,我们很受团里重视。刚一发榜,老团长便领着我去共青团路的大同剧场看戏。记得当时看的是五音戏《王小赶脚》,演出的正是五音泰斗“鲜樱桃”邓红山。我并不知戏中奥妙,只觉台上老头儿扮旦很滑稽,如今想来我的艺术之路也自此开始了。

进入吕剧团后,我们进行了系统地学习。基本功由京剧老师教,其中就有京剧名家陆少楼等,而吕剧团的老同志们负责教我们唱腔。和我一同进团的有二十多个学员,大的已有十八岁。我在其中算小的,但因为形象不错,常有机会跟着老同志出差跑场,虽然台词只有一两句话,但能天天看着他们演出,给了我极大的启蒙。

我十六岁那年,剧团将越剧《红楼梦》移植到吕剧,重排上演。经过反复探讨,团里下决心做大突破,看我各个方面条件不错,人又安稳老实,聪明好学,竟然决定破格让我出演女一号林黛玉。当时团里一众已经成名的大腕儿给我配戏,张艳芳改唱小生出演贾宝玉。这对于之前常跑龙

套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。

“花谢花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?”十六岁的我根本不懂剧本的意思,这部剧对我来说难度可见一斑。我的老团长毕蒂村担任此剧导演,他耐心地一点一点给我讲解剧中的人物关系。这部大剧共排了一个月,演出时长三小时,正式演出时我竟不觉得紧张。随后在济南大众剧场、人民剧场上演数场,呈现出美轮美奂的红楼梦境,很受欢迎。

自此以后,我在多部剧中扮演重要角色。1962年我随团里进京演出《逼婚记》,受到中央领导接见。1975年我们到长春拍电影《桃李梅》,之后这部剧在济南搬上舞台也十分轰动。

我经历过1962年到1966年吕剧在济南最为辉煌的年代。济南市吕剧团出戏很快,一个新戏基本排半个月就能搬上舞台。我们去外地出差,路上接到通知要把话剧改编成吕剧。在回程的火车上,作曲人员立马开始编曲,演员也分配好了角色。1962年在济南的各大剧场,都能听到优美的吕剧唱腔。大观园的大众剧场有九百多个座位,票价三毛、六毛、八毛不等,当时并不算便宜,但依然场场爆满,一票难求。为了买到票,戏迷们连夜带着铺盖排队,连我们吕剧团内部职工购票也只能限购三张。

但再辉煌的舞台,都不及在田间地头为成千上万的乡亲们演出令我动容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们常年上山下乡演出。那时在山东章丘、惠民还有胶东一带,吕剧很受欢迎。每次下乡一走便是好几个月。趁着农民农闲,我们能从秋叶满天一直演到雪花飘飘。

每到一站,我们会在一个集口演出

七天,共演出13场,其中有一场是赠送的,只收12场的戏钱。《莫愁女》《小姑贤》《半夜夫妻》……在与当地签订的合同中规定,13场戏场场不能重复。

演出虽然艰苦,但当地的老百姓总是让我们感到心里热乎乎的。我们一天演出三场,一直演到天黑。早上八点开始化妆时,就有乡亲跑到后台来给我们送油条。舞台很简陋,就是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搭个棚子,台面搭得凹凸不平。在上面走台步时间长了,演员的脚腕都落下了毛病。但是只要在台上,那人山人海的观众总能让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。

记得在惠民县演出时,从舞台上向远处望去,成千上万片白色的“海洋”,原来那是乡亲们头上最喜欢戴的白毛巾。别小看这个乡间小舞台,足足能吸引上万人。不少乡亲是闻讯大老远赶来的,为了看得更清楚些,有的趴在树上,有的爬上了房顶。

上世纪70年代,有一次下乡演出,我们一路演到王村时,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。有一天我正在后台休息,3个王村的大姑娘走了进来,笑着从布兜里掏出一双棉鞋。原来她们觉得我从城市穿来的鞋不暖和,怕我脚冷,我演出的这几天她们就一路跟着,目测了我脚的尺寸,加班加点赶制出一双棉鞋。我拿过鞋来仔细端详,针脚细密,面料厚实,鞋里还垫了双鞋垫,上面绣着莲花,十分好看。这双鞋日后陪我走过了很多寒路。这样的暖心事还有很多,有的乡亲把自己新下的小米送来,还有的把新采摘的棉花弹好后,做成里外三新的被子送给我。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,真的是非常珍贵。又过了些年,我再次到王村演出时,当年的大姑娘已经嫁人了,家里也盖起了新瓦房,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她们把我接到家中去住,热情款待如家人一般。

每每想起这些可爱的乡亲们,我都督促自己必须要老老实实演出,把艺术带到更多普通老百姓身边。我57岁退休后,选择去济南老年大学任教,至今已经15个年头。这期间有九个班,四五百名学生汲取了吕剧的营养,开开心心从老年大学毕业。我的家中常接到学生的请教电话。比如问我《逼婚记》中的诗句怎么念,我便在电话中仔细教,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点一滴的传承。我常跟我的学生说:“你们不仅仅是学着玩,而是和我一块儿传承吕剧。”如今到处是流行歌曲,但我仍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记得吕剧,喜欢吕剧。 (本报记者 范佳 整理)

[厂子记忆]

白鹤牌自行车曾是济南人的骄傲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济南国营企业风生水起,济南自行车厂、济南缝纫机厂、济南牙膏厂……这些“老国营”生产的产品非常畅销,根本不愁卖。在老济南人的记忆里,这些厂子曾风光无限。

对上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,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是家庭的“三大件”。这“三大件”济南本地就有生产,春燕牌手表、梅花牌缝纫机、白鹤牌自行车当时畅销全国,是“老国营”带给济南人的骄傲。

在童年的记忆中,父亲有一辆白鹤牌自行车,平时骑着上班用,也经常带着我们出去玩,但是他从不让我们骑,害怕弄坏。白鹤牌自行车就是济南自行车厂生产的,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。

1974年12月27日,济南轻工机械修配厂改组为济南自行车厂,厂址在天桥宝华街219号,全厂占地24.69亩。1975~1980年,山东省组织实施“三大件”会战,目标是实现“三个一百万”(山东年产自行车100万辆、缝纫机100万架、手表100万只)。济南自行车厂就是在“三大件”会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,并列入轻工业部自行车定点生产企业。

济南自行车厂是济南第一家自行车专业生产厂家,生产的“白鹤”牌自行车曾是济南百姓情有独钟的地方品牌。1981

年,济南自行车厂形成了年产20万辆自行车的生产能力。1982年起,又实施扩建年产10万辆自行车的工程项目。1983年实产25.11万辆,达到年产30万辆自行车的生产能力,其中材料变形、烤漆、电镀等主要设备的年生产能力达到50万~60万辆。1975~1983年,济南自行车厂固定资产总投资达2012万元。

1976年5月,济南自行车厂在自产后泥板、车圈、车把四个部件的基础上,从外单位购回其他半成品零部件,经挑选加工组装出第一批“白鹤”牌28英寸黑、蓝、红三种颜色的PA01型自行车130辆。

1975年10月,济南市工商局批准济南自行车厂使用“白鹤”牌商标(图案为飞鹤)。1984年5月10日,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“白鹤”(图案为立鹤)牌、“永乐”牌商标。“永乐”牌自行车为济南自行车厂与上海工商联下属单位合作生产。

从PA01投产至1984年,济南自行车厂“白鹤”牌自行车形成了普通型28英寸、载重型28英寸、轻便型24英寸3个系列13个品种。1983年,轻便型24英寸自行车进入海外市场。1985年底,济南自行车厂累计生产各类自行车884895辆。1987年12月,济南自行车厂QH32A彩色自行车被授予山东省一轻优良产品。



▲当年的济南自行车厂电镀车间。



▲济南自行车厂“永乐”牌车头灯。

据资料记载,最初生产的自行车是赔本赚吆喝。1976年,济南自行车厂全年生产PA01型自行车1115辆,辆车成本为676元,售价为135元。随着装备的完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,1982年,PA01型自行车成本降至119.18元。

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,“三大件”是凭票供应的物品。当时,购买一辆自行车,除人民币外还需要商业系统颁发的“自行车票”和一定数量的“购货券”,品牌不同,购货券的数量有差异。1981年前,“白鹤”牌自行车属于凭票供应的范围,商业部门派员驻厂,控制产品销售。当时,济南自行车厂的职工每人每年发一张“白鹤自行车票”。

据《山东省日用机械工业志》记载,“白鹤”牌自行车由于式样新颖,品种较多,颇受市场欢迎。1978年北京轻工产品展销会,参展的“白鹤”牌PA01型自行车在会前已销售完毕。1981年全国自行车长沙订货会,“白鹤”牌自行车供不应求。1982年,全国自行车总产量超过2200万辆,其中山东198.75万辆,居全国各省市第4位。1982年下半年,自行车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,“白鹤”牌自行车退出了凭票供应的范围。

1983年3月,济南自行车总厂设立,由济南自行车厂、济南自行车零件厂及分厂、济南自行车零件二厂、济南轻工金属材料加工厂组成。时隔不久,济南自行车零件厂及分厂、济南自行车零件二厂相继关闭,济南自行车总厂始终未对外行使法人权利。1993年,济南自行车厂纳入济南五环集团。1999年12月30日,济南自行车厂破产,“白鹤”牌自行车退出了市场。后来,济南市无影山路23号济南自行车厂原厂区,改建为居住小区五环花园。

济南自行车厂辉煌了25年,留下的一段抹不去的记忆。

“厂子记忆”投稿邮箱:

qlwzbhbz@163.com